

第四十一课 依止噶玛巴与夏玛巴

〔财旺诺布 29 岁（1726 丙午火马年）·噶玛巴、夏玛巴 | 地点：楚布·达那寺〕

今天，第四十一堂课。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财旺诺布他去到很多地方开始弘法、立僧、度化，并且也去依止了许多的善知识。在上一堂课的结尾，我们有提到财旺诺布去见了噶玛巴跟夏玛巴两位大师。

我们都知道，噶玛巴跟夏玛巴在噶举派他们的说法里会认为两位是无二无别的一个存在。在过去许多噶举祖师的教言里都有提到，由噶玛巴最早的杜松虔巴开始，后来分化成两位：一位是红宝冠的夏玛巴，一位是黑宝冠的噶玛巴。所以虽然在后来历史上有一些变动，但实际上在宗教的地位上来讲，两者都是同等地位、互为师徒。

然后，财旺诺布去见这两位大师，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并且两位大师在圆寂之前，将大手印等十万续等众多殊胜的教法都传授给了财旺诺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对财旺诺布有很殷重的嘱托。

第十二世噶玛巴，他在出生之前，就由当时的伏藏大师明珠多杰预言：会有一个大成就者降生。而这位第十二世噶玛巴一出生就马上记得自己的前世，向众人说自己就是噶玛巴。所以从很小开始就受到很多嘱托、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并且他能够常常在梦中跟净相当中前往香巴拉净土。

像香巴拉的国王也向他请法，他得到了很多时轮金刚的口诀、灌顶。所以在某些角度来看，第十二世噶玛巴也是时轮金刚的一个大成就者。然后，第十二世噶玛巴身处的年代跟财旺诺布是一样的，都是非常混乱动荡的年代。

这个我们在前几堂课有说到，当时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都是在这个时候圆寂的。第十二世噶玛巴后来长大之后，受到邀请，加上他自己的佛行事业，去往很多圣地朝圣，也到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那边。当时那边发生瘟疫，由噶玛巴祝福加持之后，这些瘟疫疾病瞬间消除。

所以当时受到了尼泊尔国王重大的款待跟尊敬。后来这件事情名声也传回了西藏跟中国。所以在祂返回西藏的途中，雍正皇帝特别邀请，希望祂能去清廷访问。

祂一开始没有马上答应，先进行了一些闭关，然后又去拉萨跟藏南地区。后来在途中就遇到了财旺诺布，还有当时跟祂随行的夏玛巴大师。夏玛巴大师也是一样，祂出生的时候——不过祂不能算，应该比较偏向算是尼泊尔人，因为第八世的时候祂是出生在尼泊尔的雍卓雪山的地方。

据说祂刚出生的时候，整个房子里充满了光明，光亮犹如白天一般。并且也是一样，能够从出生开始就讲述前世的所有事迹，令众人非常惊讶。后来祂的名声传遍各地，也受到很多高僧大德的认可，直接被护送到了西藏。

本来一开始尼泊尔王希望有这么一位殊胜的成就者不要离开尼泊尔，应该让祂常驻当地，为当地加持、为尼泊尔佛教的繁荣作出贡献。但是后来因为第十一世噶玛巴一再地提出要求和请求，所以最终还是将这位夏玛巴大师送回了西藏。后来第八世夏玛巴大师在第十一世噶玛巴圆寂之前，在祂座下接受了很多殊胜的教法，继承了噶玛巴的遗志。

而后第十一世噶玛巴圆寂之后，夏玛巴也去认证了第十二世噶玛巴，成为了噶玛巴的根本上师。这个在噶举派祂们自己的历史里是频繁可以看得到的：夏玛巴跟噶玛巴互为师徒，每代每世互为师徒，互相协助对方的佛行事业。后来夏玛巴就跟着噶玛巴，一起进行了佛行事业的旅程。

祂们一起到了很多地方朝圣，也去各个地方度化众生。但其实两位在快要圆寂以前，都已经得到一些预兆跟指示，知道了祂们的时间快到了。虽然两位的寿命都不长，都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圆寂了，但祂们在圆寂以前就已经安排好很多事情。

像夏玛巴和噶玛巴一起将这些法门传授给了祂们认可的几位心子，包含财旺诺布。并且也将转世的秘文——夏玛巴跟噶玛巴到中国之后，在旅途当中，噶玛巴向舅舅借宿，祂们感染了天花。于是在圆寂以前，将预备好的预言信函送出去，送到了司徒仁波切(达希尔姆切)的地方。

后来两位都在去中国的旅途上圆寂了。但祂们也是在圆寂前已经将法教的重责大任托付给了司徒仁波切，还有财旺诺布等众多祂们心仪、培养的弟子，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世噶玛巴跟第八世夏玛巴在见到财旺诺布、授予祂法教之后，也授予了祂花宝冠。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祖师，就是朱倭仁波切(卓伍仁波切)。传记里提到，财旺诺布第一次去见朱倭仁波切的时候，这位朱倭仁波切自己在梦中亲见了财旺诺布戴着的法帽，也就是我们现在仁珍传承的这个法帽，祂的帽翼是反过来变成蓝色的。在梦中，祂看到身为白度母显象的噶玛巴，与身为尊胜佛母显象的夏玛巴(达希尔姆切)——不是，是夏玛巴仁波切——两位的加持合一，降下成花宝冠，降于财旺诺布的头上，形成了仁珍传承的法帽。

所以后来仁珍传承的法帽就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缘起。我们说财旺诺布法帽的缘由，一部分来源于第十二世噶玛巴跟第八世夏玛巴，另一部分来源于朱倭仁波切，但最主要是这位朱倭仁波切的境象，而有了这顶帽子。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幻灯片上的这幅唐卡——相信之前也有很多人请过这幅唐卡——祂现在原版收藏在美国的鲁宾博物馆(鲁宾逊博物馆)里。

这幅唐卡上画的就是朱倭仁波切梦中的境象。这边可以看到，财旺诺布的左上方跟右上方各有两位菩萨，一位戴着黑色的帽子，一位戴着红色的帽子，这就是朱倭仁波切在境象当中所亲见的样貌。祂将这个境象后来由司徒仁波切(达希尔姆切)祂们画成了唐卡，所以这是有非常重要的纪念价值、非常重要意义的。

这幅唐卡对我们仁珍传承来讲有非常巨大的意义。仁珍传承的这个法帽，在财旺诺布的全集里，祂有一段文章专门在解释这个法帽。祂说这个法帽有非常多殊胜的功德利益。

第一，这个法帽上面总共有六种颜色：白色、蓝色、红色，还有暗紫色，还有金色跟橙色。里面讲的是：白色代表从无始以来不曾有过任何染污的清净法身；蓝色代表遍于虚空一切境的五种圆满，代表任运自在的报身，具足所有一切所欲的资粮和显象的装饰；红色代表虽然远离了一切贪欲、但仍不舍弃众生的不间断的大悲

化身，能够以各种善巧方便利益一切有情、成就不可思议的佛行事业；暗紫色代表汇聚所有传承法脉的心髓，如同一个人的心血一般——祂这个颜色就像那种很浓稠的血液，所以是暗紫色的——所以有这样的成就、达到这样地位的成就者，才能够堪受这顶法帽的加持与传承；金色代表祖师的教法如同纯金一般，远离了一切染污，能让功德圆满的大乘显密教法长久住持于世；橙色代表大乐，能令一切众生获得暂时的有漏安乐和究竟圆满的无漏大乐。

然后，这六种颜色又有表义，分为外、内、密、极密。外的表义代表能引领六道众生，让一切众生不堕入三恶道及邪道之中，都进入究竟解脱；内的表义代表六度万行的佛行事业，能迅速趋往大乘的地道功德，直至轮回空尽之前都不间断地饶益有情；密的表义代表六界的清净，以身语意的殊胜口诀来净化六界，获得净化六界的八种功德和共不共的神通，提升至双运的佛果地；极密的表义代表六种智慧，以真实的觉察照见一切轮涅的根源，而不堕于世俗与寂灭，获得远离一切垢染的法身果位，有这样殊胜的表义在。

然后祂又讲到，帽子的底部形成一个圆环的样子，也代表五种含义，分外、内、密、极密以及真实义。外代表能成办一切众生的所欲；内代表精通一切显密教法；密代表三戒极为清净、远离一切衰损；极密代表救护在轮回中流转的一切众生；真实义的表义代表胜义诸法融汇于唯一的明点之上。然后这个帽子又划分成五个区块，这五个区块里也有表义，也是以外、内、密、极密跟真实义方面去代表：外代表五大种；内代表五部如来（五方佛）；密代表五部空行；极密代表法界自在的五脉；真实义的紫色接缝，代表脉处之网。

然后帽子的边缘，就是帽子从下折上来、翻过来，两片像翅膀一样翘起来的边角地方，也代表六种表义：外代表布施的宝藏；内代表清净戒律的铁围山；密代表忍辱的盔甲；极密代表精进的双翅——所以看得出来很像一对翅膀，我们一般叫帽翼；最密代表禅定的碉堡、禅定的堡垒，因为祂也很像被城墙维护起来的城堡；真实义的部分，是法帽前方有一个人身传承的标示图案，图案上面是一个三角形，中间是一个法源，祂代表还灭缘起、登至涅槃的智慧宝剑。

然后在帽子的正前方有莲花瓣，也代表五种表义：外代表远离一切过失错乱；内代表部主莲花生大师；密代表广大的悲心；极密代表无垢染的智慧；真实义代表自己的内心不染着于二障的淤泥之中。并且财旺诺布还特别发愿，希望未来能戴上、或跟这顶帽子结缘的弟子们都能结上祂所发的誓愿，能兴盛佛教，能让一切心愿皆成办；尤其莲师远传近传的所有教法、以及噶举派的佛行事业都能兴盛；并且能消除一切外境的危险，让一切众生利乐增生，让所有恶人心生懊悔，熄灭所有残暴之众的恶劣心；并且让享用信财者的罪障能够消除，降伏天、魔、人等三者，止息所有疾病、饥荒、还有战争，让一切祥瑞、财富皆能圆满，所有障碍、恶缘都能转为助缘，并由根本传承上师给予加持、本尊天众赐予成就，勇士空行能如天上祥云般聚集，一切父母护法加持成办所有事业，让一切圆满、充满吉祥，让所有结缘的人种下善根、来世迈入菩提道，生生世世都能与我相遇。

并且在不久之后，与莲师以及虚空藏大师的心意证悟到不二无别的境地。并且财旺诺布最后还说：我所发的这些愿、所做的这些祈求，有得到佛陀的授记，得到了过去许多佛菩萨的赞扬，这个愿望是会成真、会实现的。所以财旺诺布的这个法帽有非常殊胜的功德。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以现在来看，正中间这一顶就是我们现在宝上师后来自己依据法集里的元素、依据这些内容而如法制作的财旺诺布法帽。这顶法帽里面有非常多的装藏，有象是燃灯佛的舍利子，有《上师意集》、《上师密集》的这些咒轮，还有很多勇士空行的头发，以及很多历代以来各大教派都公认的大空行成就者、大空行母的头髮；然后还有不管是康仓大师、夏扎仁波切、翁珠仁波切、多珠千法王等等所有这些加持物，包含财旺诺布自己的头发、法衣，等等所有重要传承上师的信物，都装藏在这个法帽里面。

所以能够见到、听闻到这个法帽的缘起功德，或者能看到上师戴这个法帽，都会对所有结缘的人种下殊胜的功德以及缘分。然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财旺诺布一生当中留下来的法帽其实还有很多。当然当初朱倭仁波切赐给财旺诺布的那一顶

法帽，后来在朱倭仁波切圆寂以后，财旺诺布将这顶法帽装藏进了朱倭仁波切的舍利塔里，所以后来看不到了。

但是后来财旺诺布在各地云游、度化了很多众生，也有很多信众对财旺诺布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他们在各地都有做财旺诺布的法帽来供养财旺诺布。后来有很多法帽保存下来，成为很多家族、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寺庙、或者某些成就者收藏的宝物。其中一顶，如果有听过堪布的传记就知道，目前是在我们慧光堪布的手上，是上师赐给慧光堪布的。

然后其中另外一顶，现在是在尼泊尔的努日那边，那边也有寺庙收藏了财旺诺布当时留下来的一顶法帽。另外，在尼泊尔有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比较特别——他们过去家里出现很多大成就者，也包含财旺诺布也去他们家族里给予了很多教法的传授，成为他们家族法脉系统里其中的重要传承祖师。这个家族叫格瑞多称巴，据说他们也是吐蕃国王后裔其中一个支脉。

他们的传承世系里有阿里贡塘国师仁增扎西(仁真扎西)大师传下来的。后来他们中间又出现像成纽日巴(成纽日巴)大师的弟子贡嘎悉居(贡嘎悉居)、还有努布德钦(努布德钦)伏藏大师等等，出现很多著名的成就者。然后在他们的法脉传承来讲，他们说他们的法脉是由那洛巴大师传下来，由古称玛(古称玛)大师一直传到仁增扎西，再传到格瑞多称巴家族。

后来格瑞多称巴家族又分了上下两个世系，其中上的世系传给了努布德钦，努布德钦之后往下传给丹贝努布(丹贝努布)，丹贝努布传给尼加塞桑吉(尼加塞桑吉)，后面传给了财旺诺布，他们也有这样一个传承。然后他们家族现在也收藏了财旺诺布的这一顶法帽。他们家族的法门除了有噶举派的这些教法以外，也有多杰扎(多杰扎)北伏藏的一些教法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一顶帽子稍微不太一样，它横向有一条蓝色像带子一样的装饰，这是属于多杰扎北伏藏他们法帽的其中一个特色，其他教派的法帽好像不会有这么一条横向的缎带。一方面也是认为财旺诺布具有北伏藏教法的一个象征。另

外，现在努日尼泊尔的这顶法帽，看起来不太像法会上戴的法帽，比较像平常生活中戴的一种简易帽子。

因为在喜马拉雅山流域地区，其实很多古老的老寺庙——比如像拉达克到锡金等地带，有很多老寺庙——它们依照过去的传统，会戴一个很像莲花帽的小帽子，一般出家众都可以戴。所以这顶看起来不太像正式的法帽，比较像生活当中戴的。再加上这顶帽子看起来有点脏，应该是平常生活中戴了很久的。

一般法会上戴的话应该会保存得比较干净，就像旁边的另外一顶法帽一样维护得比较好。我也请示过上师，上师说目前世界上留下来的财旺诺布法帽应该还有十来顶。当然所谓的法帽不一定是正式的，有可能都是财旺诺布日常生活中在戴的帽子。

像尼泊尔还有些地方也有一些寺庙，里面也有过去财旺诺布遗留下来的东西，受到这些人的保护。甚至还有像拉达克，拉达克王朝过去的王室也都是财旺诺布的信徒，它们的王宫里应该也藏了很多财旺诺布过去遗留的东西。因为以前看历史，财旺诺布对拉达克南浦角王朝的王族也是很好的，它给了它们很多自己的东西交给它们保管。

只不过现在那边不好过去，因为它属于两个国家的边境之间，所以没办法做很好的考古研究。但是之前有看到它们王朝的后裔在重建这些王朝的建筑，并且将王朝保留的很多佛教重要圣物跟遗物做了一些清点、收藏、保管。这里面至少一定会有一些财旺诺布的遗物，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跟方向。

但现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法帽大概就是这几顶。所以这个法帽依照财旺诺布的解释来看，它一方面象征着仁珍传承的教主、仁珍传承的法主；但另一方面，这顶帽子好像也可以放在弟子的头上给予弟子加持。所以其实仁珍传承的法帽跟噶玛巴的黑宝冠、或红宝冠一样，是有所谓的法帽升座仪式的。

如果看过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纪录片，应该看过黑宝冠升座仪式，就是在法会当中将法帽请出来戴在头上给大家瞻仰，最后再收回去。仁珍传承的法帽也有这样的法帽升座仪式，这个我们在2016年、2017年左右在台北跨年法会的时候也做过一

次仁珍传承的法帽升座仪式，当时也有拍影片记录下来。当然也希望我们未来还能够再办这样的法会。

然后再往下说。财旺诺布衮是在公元1726年、藏历的火马年，也就是衮大约二十九岁的时候，去到藏区的达那寺那边，衮拜见了朱倭仁波切。朱倭仁波切当时是第四世的转世。

然后从这位朱倭仁波切·扬却丘吉旺波的座下，得到了大手印跟大圆满法门的甚深引导，还有宁玛派旧译密续各种口诀的传授。因为这位朱倭仁波切不只是噶举派的成就者，衮对宁玛派也非常精通。所以衮在当时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大成就者，是各大教派都非常认可的，不管在大手印还是大圆满的成就上，都受到大家一致的赞扬、一致的认同。

并且财旺诺布在朱倭仁波切的座下请译了很多甚深、比较艰涩的问题。经过朱倭仁波切给予的诠释跟解释之后，财旺诺布内心很多疑惑顿时消除了。并且传记里提到，衮说解除这些疑惑之后，衮的证悟比以往还要达到更多数倍、数十倍以上的体悟。

所以财旺诺布对朱倭仁波切有非常大的信心，将衮视为人生当中的第三位根本上师。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被认定为根本上师的方式有几种：有一些是能给予真正解脱道教法引导的、或者能让自己达到证悟境地、能断除自己内心烦恼障的，这种指导的上师就可以视为我们的根本上师，就跟一般上师有区隔。一般的上师就是有法缘上的结缘缘分，但能够真正给予引导、真正将我们带往解脱道的这种最具恩德的上师，一般才视为自己的根本上师。

这位朱倭仁波切比较少人去提到。但衮在噶举派过去来讲，是地位非常高的一位大师。一般来讲，噶举派有所谓的冈仓六师徒。

冈仓六师徒里面就是噶玛巴、夏玛巴、司徒仁波切，然后还有巴沃仁波切(帕奥仁波切)、嘉察仁波切，还有这位朱倭仁波切。这六位被称为噶举派的六大师。这边讲的冈仓六师徒，不是说里面谁是上师、谁是弟子，而是这六位地位同等。

这六位转世的过程当中互为师徒，互相当对方的上师、互相当对方的徒弟，六位是无二无别的存在，地位等同，所以叫冈仓六师徒。在过去噶举派来讲，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六位大成就者。但以现在来看，大家可能只对噶玛巴、夏玛巴、司徒、巴沃仁波切、嘉察仁波切这五位很熟悉，有很多介绍、很多研究，也很有名，偏偏只有这位朱倭仁波切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就像在现在的噶举派里看，好像也很少有人提到朱倭仁波切，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在过去历史上地位非常高，不只噶举派自己认为，包括其他教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对朱倭仁波切有非常高的推崇。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朱倭仁波切的一些介绍跟传记里提到，他和夏玛巴一样，被称为阿弥陀佛、无量光佛的化现。

过去他曾转世为恩扎菩提国王，就是密乘传承里的那位大国王恩扎菩提。然后在财旺诺布的传记里提到，他是静命菩萨的转世，就是静命大师、寂护大师的转世。但在其他传记里提到他是龙树菩萨的转世，这个部分我也跟上师确认过了，上师说他同时是这两位合一的转世，是没有错的。

然后他也是二圣六庄严里的陈那的转世，也是帝洛巴·喜饶桑波大师的转世。尤其是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当时非常有名的印度大成就者释迦师利大师，曾经预言、认定一世朱倭仁波切与龙树菩萨无二无别，给予他非常高的预言和称赞。在这之后，他也转世成为直贡里面的止贡觉巴大师、松多·索南多杰大师，以及在楚布寺噶举的楚布寺里担任法台四十三年之久的嘉样大师敦珠沃瑟。

这些都是他过去重要的转世，都是转世成非常对传承教法有重要意义、影响力非常大的大成就者。他的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生的地方在楚布寺附近一个叫「卓」的地区，所以后来他成名之后，就以这个地区成为他的名号，变成朱倭仁波切。他的第一世叫丹敏蒋扬，本身就是修大圆满法的成就者。

并且他从语自在称大师的座下听闻了许多佛法，也留下许多著作。他在第一世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著名，得到很多高僧大德的赞叹，说他不管对教法的理解还是证悟方面都达到相当不可思议境地。后来他转到第二世的时候，转世在霍藏的南部地区，那时候遇到了第五世夏玛巴(江巴巴)，当时夏玛巴为他剃度、授予法名。

后来他再去拜见了第九世噶玛巴跟嘉察仁波切等等，成为他们的弟子。之后成为许多地方的指导上师，在康区等地进行了很多弘法事业。然后第三世的这位朱倭仁波切叫丹增达杰(丹真达尔吉)，他是从第六世夏仲仁波切的座前受戒的，并且听闻了非常多噶举传承的教法。

当时嘉察仁波切将他视为修持菩提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师。而到第四世的这位朱倭仁波切，就是扬却丘吉旺波(香且曲吉旺雄)。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是从母亲的肋骨间降生的，没有经过子宫跟产道的污染，而以清净的方式降生。

然后由嘉察仁波切认定其转世身份，后来他在第五世达赖喇嘛(观音尊者)的座下剃度受戒。之后他从许多伏藏大师座下听闻了各种密续教法，当时一些冈仓仁波切跟很多高僧大德都赋予他大成就者转世、大菩萨的称号。虽然他属于噶举派的大师，但他当世传授的大圆满法门比较多，而且很多教派都公认他是一位大圆满的伟大导师。

并且他的弟子里面有像财旺诺布等众多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或者密教非常通达的这些大德心子，非常的多。后来他圆寂之后，第五世秋基旺波(曲吉旺波)时是由第十三世噶玛巴跟第十世夏玛巴所认定，成为他们的弟子。之后就一直延续地转世下去。

另外，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第五世观音尊者)的时代，他有一篇文章，是摘录在五世观音尊者的自传里，里面提到要将各个教派领袖的地位做一个划分、区隔。他说要不然大家会因此产生纠纷、混乱。所以他去制定了地位的划分，是以法座的坐垫来区分。

法座的坐垫，除了法王座下以外，第二级就像夏玛巴跟噶玛巴，他们是三层半的坐垫。第三级就像甘丹的赤仁波切等这些成就者。第四层级就像桑登的洛杰帕摩(多杰帕摩)、等等这些著名成就者，他们是三分之二的高度、或两层座垫的高度。

第五级的成就者就像上土市的法主、或下土市的大堪布，以及毛仁波切、斯德仁波切，还有这位朱倭仁波切(卓沃仁波切)等。虽然他被划分在第五级，但这五级都属于所有藏传佛教里最高地位的领袖，他们只是在最高地位的领袖里面才去做了

一点区隔。实际上依五世观音尊者所写的这篇文章，只要被刊录在里面的人物，都可以算是所有教派最顶端的成就者。

然后朱倭仁波切被收录在这篇文章里，还被特别点名、指定出来。所以祂其实就算在格鲁派的眼光看起来，也是地位极为崇高的。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一位地位那么崇高、教法以及弟子也那么多的大成就者，到后世竟然突然间变得默默无闻、没有人提到祂，这是蛮奇怪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个十分钟再继续往下讲。好，我们继续说。这位朱倭仁波切还有一些介绍，但我想就不再讲下去了，要不然其他的就由徒子徒孙去说了。

但总之，在见朱倭仁波切之前，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当年过年、春月初二的时候，财旺诺布在札波地区，那边有几位对财旺诺布有信心的弟子，向祂祈求，希望祂能写下一篇财旺诺布自己的祈请文。这篇祈请文叫《普贤莲师祈请文》，祂不是《普贤莲师祈愿文》，两个很像但不太一样。祂这边也有内容提到：由金刚萨埵、莲王善大士、红教、还有金刚法菩萨等化现成为密主财旺诺布，度化浊世末法的众生、浊世恶劣的众生。

尤其其他这边提到财旺诺布过去的发愿：就是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当中难以调伏的众生，我都要将祂调伏。这是财旺诺布的一个大愿、大菩萨的发愿。这个在其他一些祈请文里也有提到，就是发愿说：一切诸佛菩萨都不想再调伏、度不了的这些众生，全部都由我来度化。

这个《普贤莲师祈请》里也提到这个发愿：要调化这些难以调伏的众生，能够全部融入到金刚密乘的光明加持当中，令所有在行戒当中的众生都能成熟、机缘成熟，获得解脱。然后也让大家能念这个祈请文向财旺诺布祈求，希望能用最快的速度消除自己的障碍、获得圆满的解脱。有这样一个因缘。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讲。财旺诺布拜见了朱倭仁波切、得到这些传承之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在传记里有讲说，因为前世因缘的关系，过去财旺诺布曾经转世为觉囊派的成就者，象是多罗那塔以及宁嘉措大师等等，还有萨迦的玛吉班坚卓等等，因为这个因缘，祂本身对觉囊的教法具有巨大的信心。

有一次，祂对一位喇嘛非常生气的契机之下，顿时证悟了甚深的空性境界。这个在广传里有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当时的情况。祂说，有一天财旺诺布想去见朱倭仁波切，但是朱倭仁波切的侍者喇嘛不让祂见。

财旺诺布不管用什么原因、什么方式，对方就是拒绝。结果财旺诺布在反复被拒绝的情况之下生气了，在生气之中突然间证悟了大圆满法界体性的境界。祂突然了悟瞋恨心的作用也是心性的幻化游戏，是根本智和后得智的相融，从而达到了无有分别的禅定境界。

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能因为看财旺诺布生气而证悟，就认为我们也可以生气。烦恼里面最重的业报还是瞋恨心的业报。所以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是不可以随便起瞋恨心的，这对我们自己的解脱有很大的障碍。

对于佛菩萨、成就者来讲，所有烦恼的显现都是一种幻化，祂们本身具足相当高的境界。不管是来人世间的一切俗世行为，还是内里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表面烦恼的表象，这些都不会影响祂们的证悟，甚至这些世俗谛、这些烦恼障碍只会让祂们更加加深证悟的力量。这就如同孔雀吃下毒药、吃下毒虫毒血之后，羽毛变得更加艳丽一样。

这是大成就者、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境界。后来，在朱倭仁波切的指示之下，财旺诺布写下了八大黑鲁嘎密续的由来以及相关的仪轨。财旺诺布对朱倭仁波切非常虔诚，将祂视为自己的第三位根本上师，并且用很亲昵的称呼，称朱倭仁波切为「帕拉」，就是上师父亲、爸爸、父亲的意思。

并且也为朱倭仁波切写下了长寿祝寿的祈请文。朱倭仁波切也非常喜欢财旺诺布、非常爱护祂，也为财旺诺布写了长寿祝寿的祈请文，双方互相为对方写了祈请文。并且朱倭仁波切在梦中梦见戴着黑宝冠的白度母和戴着红宝冠的尊胜佛母，两位圣者合二为一，融入到财旺诺布身上，幻化成红蓝相间的花帽冠，成为了财旺诺布的宝冠。

因为这样一个境象的缘起，朱倭仁波切授予财旺诺布花宝冠的法帽。后来由第八世司徒仁波切画下唐卡来纪念这段历史。之后，噶玛巴跟夏玛巴(雅玛法)又授予财旺诺布花宝冠。

所以财旺诺布和朱倭仁波切这种如同父子般的心意，最终达到了合一的境界。这是传记里写的内容。然后后来，财旺诺布离开朱倭仁波切这边，他去到莲花生大士的一个圣地，叫萨布隆(索布吉隆/索布直控)。

那边是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容雄朵杰)——祂那一世本身也是一位伏藏大师——所开启的一个伏藏圣地，祂其实是一个熔岩洞，里面长了很多光怪陆离的这种熔石熔岩。然后这个山洞穴里面有非常多莲花生大士、还有一些佛菩萨们所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财旺诺布后来去到这个洞穴里面，在那边修持智慧空行母的法门，并且给予附近聚集而来的群众桑杰林巴(桑耶仁波)大师的《上师意集心要》灌顶时，当地的护法神就真实地显现在面前，向财旺诺布表达极高的致意。

这个萨布隆的话，就是现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谢通门县芝许乡那边的一座索布寺。索布寺也被称为是西藏一座类似不丹虎穴洞的寺庙，因为祂跟虎穴洞一样是建在悬崖上的，很像一座悬空的寺庙。要从这座寺庙上去，只需要钻我刚才讲的这个熔洞的洞穴，从山下开始钻进去，然后渐渐往上爬，爬到山腰处的地方。

算是一座很奇特的寺庙，而且海拔非常高，将近五千。所以想要去朝圣的话，也需要有一点体力跟能力。然后祂的洞口长度有将近五百多米，所以也是不容易爬上去的。

据说里面有莲花生大士留下来的手印、脚印，还有祂骑的的马的马蹄印、祂拿的拐杖插的印，还有祂金法器的灵杵的印，等等很多圣迹。并且还有祂的两位女弟子曼达拉娃跟益西措嘉(依喜措嘉)佛母的脚印——有些认为那是度母的脚步，这个不太清楚。然后里面还长了很多光怪陆离的形象，有些看起来像观音菩萨，有些看起来像五百尊里面的兽头神子，有些看起来像动物的形象等等。

并且里面还有莲花生大士自己加持的长寿泉水。然后还有一个是岩石上像嘎巴拉一样、像人的头盖骨一样的凹槽，虽然那石头凹槽像头盖骨一样没有很大，大概

就是两个手合并起来的空间，但里面会自然而然充满水，把里面的水拿掉之后过没多久水又会自然变回一样多，永远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露水。这个如果对自己的体力跟能力有自信的人，可以尝试去这个地方朝圣看看，是很著名的一个圣地。

然后财旺诺布到这个地方传完法之后，又去朝拜第三世大宝法王让炯多杰(仁琼多杰)在附近创立的另外一个萨布隆寺分院，然后再到察隆寺(察隆寺)附近去拜访了十二名地母之一的圣地。然后后来，他从你加·笨弄多杰上师的座下，得到了香巴噶举传承的重要口传，就是《妮谷空行母六法》(尼古玛六法)。然后由贡波帕(姆工波巴)上师的座下，得到觉囊传承《妮谷空行母六法》的灌顶、口诀跟引导。

在财旺诺布的全集里提到，他写了一个《妮谷精法根本六法潜行祈请文》。里面提到，在火马年的十二月，他在这位你加笨弄多杰的座下接受尼古精华的潜行时，专一、专心地修习之后，在梦境里出现了非常多殊胜的瑞相。后来他依据这个缘起写下了这篇祈请文。

这边也提到这位你加笨弄多杰——「你加」直接翻译的话，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指的是汉族、汉人的「汉」，其实不是，「你加」本身也是西藏的一个家族姓氏。然后他们这个家族姓氏里出来的一些伟大上师，都会冠以「宁嘉顿」、「宁嘉贡」，用这个姓氏冠在法号前面。这个「宁嘉」姓氏的家族，他们历代以来出过非常多大成就者，算是专门产高僧大德的一个大家族。

尤其对香巴噶举有非常大的贡献。像香巴噶举有一位跟财旺诺布相关联的大师——也不能说相关联，但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香巴噶举传承祖师归境唐卡上面，他会被分化在同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宁嘉顿拉必江成(宁嘉顿拉必江成)。宁嘉顿拉必江成大师，他就是传给多罗那塔的前世卓球翻译大师，然后后面再延续到财旺诺布的一个这样的传承。

这个现在也是在美国鲁宾博物馆(卢宾逊博物馆)里，有一幅尼古玛传承经幡的唐卡，上面就有这位宁嘉顿拉必江成大师跟多罗那塔(达赖喇嘛大师)，以及财旺诺布，这样一整个世系排下来的一个部分。这位宁嘉顿大师，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他的传记里提到，他接受过美勇多杰(美勇多杰)、多杰优诺(多杰优诺)大师等等很多香巴噶举传承宗师的法，还有南喀多杰(南怀多杰)等等。

然后从他们的座下继承了非常多香巴噶举教法，是一个重要的法主。有人称赞他是将所有香巴噶举各种支分教法全部集结为一的教法之王，对香巴噶举的传承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跟地位。就是这样子，宁嘉顿拉必江成的介绍，在一些关于宁嘉顿拉必江成的启请文《巨声妙音》里也有提到。

对，好，但这个宁嘉顿拉必江成的部分我可能就不说了，这个没有关系。好，然后呢。在这之后，财旺诺布又去了过去觉囊派祖师多罗那塔(多朗达华)大师建立的达丹当丘林寺(大旦旦曲列)——我们之前也带大家去过，过去这座觉囊派祖寺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改成了格鲁派的寺庙，变成了甘丹彭措林。

然后财旺诺布参访了这座寺庙，并在附近的僻静处禅修之后，又往北到达了大陆地区的哲蚌寺(鲁拉哲蚌寺)。后来这座寺庙也改为噶当卡丘(嘎旦曲吉)。这座寺庙本身以前来讲，是当时觉囊派宗师根桑旺波(根藏旺姆)大师驻锡的寺庙。

然后财旺诺布去那边，主要是对根桑旺波很向往，他知道根桑旺波是当世觉囊派法教的宗师。所以他希望能跟他求取觉囊派的教法。但是等了三天，这位根桑旺波都没有来跟财旺诺布见面，一直避开。

他不是傲慢不想见，而是他很谦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资格教导财旺诺布，所以避而不见。财旺诺布也知道根桑旺波大师这种谦卑的心态，反而对根桑旺波大师产生更高的敬仰。两位尊者的这种行为值得我们这些修行人效仿。

就像现在的俊朗、保加、查容、博奇跟宝上师他们两位互相谦让的这种行为也是一样的。根桑旺波大师在觉囊派的教法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他的传记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位高僧的评价里，认为他一生当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在觉囊派衰微的时候，承担了这些法教传承的义务，让这些法教没有没落、散失掉；第二大贡献，是将完整的觉囊派法教传给了财旺诺布。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是现代一些研究学者自己认定的。在江贡罗敦(江贡罗敦)的《时轮金刚灌顶仪轨》中列举历代时轮金刚专家上师的名录、编排以及介绍里

面，有提到这位根桑旺波大师。祂其实在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介绍，也算是一个非常谦虚、没有留下很多自己记录、没有那么详细的人。

但在觉囊派其他一些宗师里也有提到，说根桑旺波大师是觉囊派当代的大成就者。在简传里提到，根桑旺波大师出生在日喀则附近一个名为公念的村庄，然后祂也是一个有名的苏氏(肃治)家族的后代，依止了许多善知识。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显密跟五大明都非常通达，尤其对旧译宁玛派的远传法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闻思修，达到了圆满的境地。

后来祂依止了觉囊派的大师，听受了多罗那塔(大纳塔)大师的全集以及相关法类，获得了时轮金刚的所有灌顶，以及时轮六支瑜伽的导引等甚深教法。后来祂在觉囊派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最后祂被认定成为觉囊派教法的继承人之一。

后来祂带领了非常多的僧团、僧众，恢复跟重建、振兴了觉囊派。而许多高僧大德对根桑旺波的评价里，都说祂是闻思修都非常圆满、非常博学的大成就者，并且特别推崇祂后来将自己的教法传给了跟祂一样有高证悟的财旺诺布。然后，财旺诺布的传记后面提到，祂和根桑旺波大师这样接触之后，后来开始去别的地方云游。

祂往定日县的方向过去，那时候定日还叫定则。后来到了尼泊尔之后，去礼拜了苏瓦扬布(索亚央布)大塔，并写了一篇祈请文。然后那时候祂也去参访了菩提大塔(波达大塔)，也就是尼泊尔大塔，以及莲花生大士过去修《真实一普巴》杨类修的杨列雪、还有菩提泉的圣地，在那边进行了供养以及祈祷。

这一次是财旺诺布一生当中第一次到达尼泊尔，而祂到达尼泊尔的时候，很巧刚好是尼泊尔王室里的一位王子往生。这件事在后来的历史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件，是在很多历史文史里有记载的、真正发生的事情，也是后来许多学者对财旺诺布一生贡献里所推论出来的其中一大事迹。这件事情是：当时尼泊尔的王子刚好往生的时候，尼泊尔国王请了很多修行人，不管印度教的还是佛教的、内道外道的全部都请。

但祂不甘于让自己的王子用一般方式进行葬礼仪式，希望能有更特殊的方法。所以祂想到了一个方式，推出了一个问题：谁有办法让我的王子的遗体用非世间的火来火化祂？非世间的火，就是不能用一般世俗人的方式去生成的火，必须是超越常理、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产生的火焰。

当然这么难的事情也有相对应的代价：谁能做到，我就奉谁为尼泊尔的国师。当时财旺诺布答应了说祂可以做这件事情。但祂也说了，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之后，希望国王还有大臣们必须答应祂一件事情。

然后在大家都承诺了之后，财旺诺布手结期克印，从指间发出五色的火光，火光瞬间喷射到王子的遗体之上，将王子的遗体焚化。祂显现的神通让现场大众都非常惊讶，也对财旺诺布生起了非常崇高的敬仰。所以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国王去请问财旺诺布，问祂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还是想完成什么样的愿望？你需要什么荣华富贵、还是需要什么礼物？我都可以给你。

财旺诺布不求名不求利，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祂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你要帮我达成。我知道在尼泊尔当地存在一个很恶劣的习俗，就是夫妻之间，如果丈夫往生，妻子要随同陪葬。

祂说：这个习俗是非常恶劣的，不应该继续下去，而且这个方式与佛教的理论相违背。实际上，这不只跟佛教理论相违背，也违背了善恶因果。其实不只这种，自古以来有非常多一些恶劣的习俗，对于众生来讲只有伤害没有好处的，其实都能够遮止、不做是比较好的。

所有一切习俗、法则，必须建立在因果善恶的标准之上来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很多习俗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谁、对谁好、对谁有用，这些都是一个借口、一种心理安慰而已，大家很容易忽视祂背后的危害。就算是小的恶劣习俗，其实对众生的危害有时候并不是肉眼看得到的。

就像汉族的这种葬礼习俗里，说亲人往生的时候，在下葬或者火化的时候，要用力地哭、用力地叫喊，五子哭墓、孝女哭墓等等。这种习俗以佛教观念来看，除了对亡者只有害处以外没有任何好处。孝道不应该只流于表面的礼数。

真正敬孝的方式，是真正要对当事者从因果上、从轮回上、从真正的善恶业的业力上面来看。如果一个亡者因为自己亲眷的滋扰而心生烦恼、堕入恶道，这是好事吗？这可能对在世的人、看不到的人来讲，也许会称赞说这个人很有孝心、很能哭什么的，这只是为了博得一个孝道的名声，是出于烦恼，而不是对当事亡者的利益。

佛教永远看的是最实际、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如果葬礼是为了亡者，那应该以亡者本身设身处地去想。亡者在死亡的阶段，祂的心是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反而不应该有任何滋扰，应该让祂能安心、让祂放下。所以这时候应该在祂旁边不断地念诵咒语、念诵佛经的道理，不断安慰祂，要祂放下一切，不要执着家人，家人这一切在你死亡之后都是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存在。

死亡的刹那间、进入中阴身的刹那间，你跟在世的家人就永远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另一世的人了。所以怎么样才是对亡者最好呢？要能让亡者投生到善处、或最好能得到超度，这才是真正对亡者有益的事情。

所以佛陀讲，最好的葬礼是什么？舍身。佛在讲《佛行舍经》里提到，将我们自己的遗体布施给鸟兽，以肉身来做最后一种行善，这是对亡者最大的助益。

当然祂不是马上做，一定要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并且依据一些修法的仪式再去，当然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接受这种，那至少亲眷要依亡者的名义去做各种上供下施。所以在西藏地区来讲，大部分为家里亡者做的仪式，并不像汉族每年去扫墓、祭奉祖先牌位、或祭奉灵堂照片，而是在每一年祂死亡那天的忌日去做上供下施，去寺庙供僧，然后拿一点钱去买很多吃的喝的给陌生人、给学校的小孩子、给周围的邻居，去做各种广结善缘、让大家欢喜的善业。

如果我们相信因果、相信佛陀所讲的善恶业道理，那这么做确实才是符合佛教观念和方式的。不是说所有长存的习俗都是必要、一定要留存的。所以财旺诺布废除这个恶俗，对尼泊尔的历史、对当时来讲，解救了非常多苍生。

虽然一开始尼泊尔国王很为难，他说这个是流传很久的民俗方式，而且也是印度教徒所定下来的很重要的规矩，所以我不可能直接答应你，我还要跟大家讨论。但财旺诺布就说了：刚才你们所有的人，包含这些印度教徒，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答应了，只要事情做成，我就是国师。那你们不应该听上师的话吗？

你们还需要讨论什么？然后国王又很怯弱，说：虽然是这么讲，但要怎么做还是需要讨论吧。然后财旺诺布说：根本不需要去定制或讨论什么。

你既然已经大家都承认了，我现在开始是尼泊尔国师，但国师我是佛教徒，那我要求这个国家一定要依照佛教的戒律、佛教的观念来实行。虽然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不满这件事情，但都很害怕财旺诺布的咒力跟法力，所以也不敢吭声。所以尼泊尔这个千年之久的恶劣习俗，在财旺诺布的加持跟威赫力之下，在那个时候彻底废除。

这就是财旺诺布在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大事迹，影响着后来非常多尼泊尔的文化发展、历史变革，都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剩下的下一次再讲。